

回忆掘港名票宣长庚

□ 赵一峰



如东县城掘港曾有一位超级京剧票友宣长庚，他酷爱京剧，专研京剧艺术，与当时国内京剧名角、戏剧理论家等多有交流，在国内外期刊杂志屡有文章发表，颇具影响。近日笔者在旧书摊购得宣先生京剧随笔《蠡山顾曲集》，读后发现是一本有着较高京剧理论水平、地方文献价值的专著，恰如东日报编辑徐海峰约稿，希望我写写宣长庚，冥冥之中让这位宣先生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，记录一段梨园外的过往。

宣长庚祖籍合肥，祖上从清朝避乱举家搬至东台县安丰场，后又迁至如东县掘港场（今属如东）定居，世代经营酒行糟坊。笔者推测，从时间上看宣家应该是因躲避太平天国战乱迁到东台安丰，因生意再来掘港。宣长庚家住掘港西街尹记巷，笔者家住东街。笔者与宣长庚并不熟悉，只是从伯父、父亲、以及一些朋友口中得知一些片段，也只是存在青少年时期的记忆里，只知道他是掘港小菜场经理、京剧票友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宣长庚热爱京剧源于掘港这方土地。过去南通地区有句梨园俗语“里下河的班子难过掘港和石港”，意思是里下河来的戏班子就怕到掘港和石港演戏，原因是当地的戏迷、票友水平高，一般的戏班子很难站住脚。甚至有演员学艺不精被轰下台，甚至演不了几天戏班子就卷铺盖走人的事发生。为何掘港、石港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呢？历史上石港是两淮盐运通州分司的衙门驻地，管理吕四、金沙、余东、掘港、丰利、耕茶等十个盐场，掘港是重要的淮南盐场，同时也是如皋分县的驻地，盐商为了就近到产地收购在盐场设立机构，很多盐商定居下来。老人讲“盐是无本大利”，盐商“富可敌国”，业余消遣离不开看戏。乾隆末年徽班进京催生了京剧，盐商多为徽州人，因此京剧在两淮盐场扎下了根。笔者认为这句俗语也不单指掘港、石港，其实淮南盐场京剧均较为鼎盛，史载清代中后期如皋东乡有全福班、庆福班、四喜班、聚友班、联胜班等戏班子，均为活跃在里下河、通州、盐城等地的京剧（昆）班，一些戏班子常年在掘港、耕茶、丰利等地演出，遂定居下来不走了，如杨洪春的双福班、赵长保的双福班等。宣长庚生于斯长于斯，在这股梨园风气的

熏陶滋养下，醉心京剧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。

2008年宣长庚出版随笔《蠡山顾曲集》，作为当年江海文库系列丛书的一册，此书分为梨园拾零、门外谈艺、戏里戏外三部分，收录文章129篇。这些文章大多是历年来其发表于《戏剧电影报》《中国京剧》《申报》（台湾）等报纸期刊上的文章，此书可视为他一生戏文生涯的总结。

宣长庚受父母熏陶耳濡目染，痴迷京剧，唱麒派老生唱得不错。他当过饮食业店员、会计、小菜场会、经理，虽说只是小学文化，但丝毫不影响他写出京剧的评论、杂谈等理论文章，体现出一定的专业素养，可见其用心之“专”。他曾说过喜欢京剧不仅要会唱，最好要懂得与戏剧有关的历史知识，了解京剧的知识点，如各大流派的源流等，这样才能获得较高的品味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有“三不”，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牌，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京剧，他不大的卧室摆满了各类历史、戏剧书籍，平日手不释卷。《蠡山顾曲集》中第一篇“箭蟒”不与“箭衣”同，京剧《胭脂宝褶》中永乐大帝穿着打扮与众不同，即不同于一般帝王“蟒袍”，又不同于武生“箭衣”，即使很多老艺人、老票友也说不清道不明。宣长庚认为准确的说法是“箭蟒”，看似平民武生的风貌，又不失帝王的尊严，这一观点得到了戏剧专家的认可。

熟悉宣长庚的人都说他是个“大炮”，心直口快，带有市井气，因此也得罪了不少人，笔者小时候就听到说他是个“怪人”，不太好打交道。1993年，山东京剧团来南通演出，张派青衣薛亚萍挂头牌，在南通文化宫连演三天，戏码是《玉堂春》《铡美案》《四郎探母》，《江海晚报》刊出一篇特写和一篇剧评《薛亚萍与张派》。不久《江海晚报》的编辑吴盈接到宣长庚的电话，宣长庚认为薛亚萍厚此薄彼，看不起县里的观众，《江海晚报》不应如此捧角。他在电话中火药味十足，问其缘由才知道此前演出的一站是如东，偏偏薛亚萍在如东缺席。吴盈解释薛亚萍是因“探母”而未到如东，虽经解释宣长庚仍然不十分信服，却意外“不打不相识”，成为《江海晚报》的常客。《蠡山顾曲集》中《不耻下问》一文提到全国知名戏剧评论家张古愚在某报刊文《萧太后和余太君是两个行当》，文中指出“萧太后是刀马旦，杨延昭是文

武老生”，对《四郎探母》中的两个人物的行当分工作出定论。宣长庚对此提出不同观点，纵观整出戏萧太后并不扎靠戴雉鸡尾，应该是以唱为主的“青衣”，杨延昭整出戏并无武打，应该是“二路老生”。张古愚是戏剧评论权威，宣长庚敢于提出，可见其“直”，不迷信权威，也是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和执着。

宣长庚热爱京剧，热心为地方“票界”做事。1985年掘港京剧业余协会成立，宣长庚是活跃份子，常常牵头与周边县市、乡镇票房联系，组织活动。笔者亲口听我父亲说过，1990年左右宣长庚为县城票友有个好一点活动场所找过他。因为古池居委会的活动场所条件较好，我父亲当时担任古池任居委会主任。父亲欣然同意每周日下午在古池居委会票友活动，这样票友活动的条件得到了改善。宣长庚曾说过，喜爱京剧要广交京剧界朋友。对于一个地方票友，面对全国的名角一般是持敬畏态度，但宣长庚则不同，他敢于在相交中提出不同观点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全国各大京剧团都曾来如东演出，宣长庚结交了不少名角朋友。1983年武汉京剧团来如东演出，演出之余团长关正明逛街，宣先生主动上前打招呼，两人一见如故成为朋友。后来上海京剧团李炳淑、齐淑芳、孙正阳，江苏京剧院黄孝慈、王琴生，北京京剧团赵燕侠等名角来如东演出，宣长庚主动联系接洽，探讨京剧艺术。1988年，上海京剧团李炳淑来如东演出，演出前宣长庚还专程把她带到掘港西街的“南通艺人之家”看望了那里的老艺人。老艺人们非常感慨，没想到上海的名角还如此看得起他们，其实这里面隐含的是宣老的古道热肠。赵长保是如东京剧界前辈，曾任南通京剧院院长，退休后为安置南通地区无依无靠的老艺人创办了“南通艺人之家”，因为他肚量宽阔，宣长庚自然成为其忘年交。此外，宣长庚与京剧音像总策划叶厚荣，上海戏剧学校朱文虎，省戏剧评论家金恩渠，省京剧院赵润、江燕夫妇，南通名票金笑兰等都有交往，为丰富如东京剧票友界联谊做出了一定贡献。

宣长庚总在国家、省、市、县的报纸期刊发表关于京剧的评论杂谈、轶闻掌故300多篇，可见付出的心血和汗水，《蠡山顾曲集》只是收录了其中的一部分，从行文风格看，整体是江海丛书的编辑整理后的风貌。《蠡山顾曲集》收集了如东当地京剧行、票友界的一些掌故，都是地方志书所不载的，史料价值极高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京剧名家刘玉麟、刘玉琴、刘玉霞姐妹来掘港演戏，是首次来掘港演出的京剧名家。刘氏姐妹系苏州人，解放前在上海演戏，1948年举家去台湾组织“筱刘玉琴剧团”，举办台湾海光剧校，培养了大批人才。掘港清末民国以来票房众多，有文字记载不多，《忆蠡声剧社》一文详细记述了当时掘港较为有影响的一个票房。蠡声剧社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由镇上的一些文人、老板、高级职员组成的票房，正常活动在北街陈家大门堂内。蠡声剧社活动很多，除在票房活动还能组织彩唱，一次在城隍庙外演出《乌盆记》，观者如堵。抗战胜利后，蠡声剧社关闭。如果不是宣老的挖掘和记载，这些往事掌故早就淹没不为人知了。

2013年2月21日下午，耄耋之年的宣长庚坐人力三轮车，来到如东日报编辑部取稿费。正当他走出大门时，徐海峰、徐继康两位编辑叫住了他，他们是多年的好友，大家谈了很久。当时宣长庚身体已不是很好，他们意识到以后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，特地合影留念。此后宣长庚的身影就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……

2014年10月宣长庚去世，他的心和光芒永远留在了《蠡山顾曲集》里。

耄耋老人谱新篇

□ 陈日铭



在一年多来的《如东日报》上，我常常看到一位作者不断发表新篇。他的文章语言优美，内容丰富多样，令我喜爱，也让我的朋友作家孙同林老师关注点赞。这位作者今年86岁，精神状态良好，名叫任乃朋，是一位军队转业干部。我与他相识较晚，但他留给我的印象美好，我怀着敬意走近他。

他原在北京海军司令部延庆海字151部队任职，1990年转业至如东县人事局，因部队为其落实政策，提前10年退休，转到掘港镇城中街道享受退休生活。

去年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，他所在城中街道离退休干部党总支第一书记张松林，听说他在部队做过新闻报道工作，请他写3篇征文参加县里比赛。当时与截稿只剩10天时间了，任乃朋接到这个任务后有点担心，虽说当年在部队担任宣传报道工作。曾在《解放军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、《人民海军报》发表各类稿件240多篇，但毕竟30多年没有挥笔撰文，能及时完成任务吗？

军人的顽强性让他树立信心，借阅读资料，走访有关领导和群众，第一篇题为《参观纪念馆，银发生辉》的文章写成。可是写这篇文章，竟然花了几天时间。剩下的两篇，他马不停蹄，奋力赶稿，终于在预定时间内完成题为《苦读发展史，继承老传统》和《一位海军转业干部的几点回忆》。

不久，他接到通知，三篇文章分别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。他感到十分欣喜，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文章还能发“光”。这注兴奋剂，让他重新燃起写作之火。

从普通战士到晋级领导干部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，这些经验成为他写作的源泉。他的老部下鲁南，是一位充满传奇故事的宣传干部，他对鲁南印象深刻，经过较长时间打“腹稿”，终于写成《鲁南的故事》。他在部队政治处任宣传股长时，有一次到居住在北京海军大院内的六连，进行学习宣传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教育活动，他到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海军少将吴西家那里，把身经百战、功勋卓著的老将军请到六连给男女官兵讲长征故事。这位将军作报告，与众不同，他不是坐在台上讲，而是反复走到每一位官兵面前，像谈心一样，讲述生动感人的长征故事，讲得每位官兵热泪盈眶。前不久，他写成《听将军讲长征故事》一文，在《中国老区》及今年《如东老区》杂志第一期发表。今年6月23日，《如东日报》三版头条加编者按发表此文。

关于他个人经历的文章，已写的有《我八次见到毛主席》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，海军首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，他作为机关院校代表团新闻记者，于1963年12月3日晚，在人民大会堂二楼西大厅，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合影留念。《难忘建国十周年庆典》、《一个老兵的回忆》、《和战斗英雄一起疗伤》（麦贤得）、《终生难忘的回忆》、《天坛军训永不忘》、《亲历首届全运会》等，让我羡慕不已；写地方上的文章有《如东的桥》、《县城大发展，老人乐开花》、《老劳模新作为》等，让我十分看好；写英雄历史的文章有《革命烈士永垂青史》、《英雄的黎明》、《魏旭华的人生抉择》等，让我赞赏；写身边普通人的文章有《入院一保安》，让我感动。《马五瞎子豆腐店》，则让我看到一位普通百姓的美好形象；有关个人旅游的文章

《八十老汉逛三亚》和《在耕茶老街品茶》，则与我一起分享快乐。今年春节正月初一下午，他与孙子孙女、重孙女舒瑶及儿媳一起，游览了耕茶镇。在耕茶中市街西侧，走进一家古色古香，大门上方挂着李金华手书《古茶清韵》匾额天水茶馆品茶。与这家店的老板张尚锁相识，并听他详细讲述了浙江吉安白茶的冲泡，必须按照“四个步骤”和十三种方法，茶才好喝，才能口齿留香。任老觉得这位老板手上有故事，边喝茶边对他进行一个多小时采访。回到掘港第二天，写了一篇《在耕茶老街品茶》。3月1日《如东日报》“范堤潮”栏目发表后，中共如东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蔡东（现任如东县人民政府副县长）在网上朋友圈举大拇指给予点赞，多位战友、朋友打来电话表示祝贺。任老还写了《词坛泰斗庄奴的故事》和《浩然先生的如东情缘》等，让我走近名人，感受大师风范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些文章，他都是在手机上写成的，这远比在电脑上打字麻烦。他就是凭着一只眼睛（2011年右眼失明），以顽强的毅力在手机屏幕上写文章。右手握不住笔，只能用右手食指撰写。一笔一画地写，几分钟后将手指放开，捏紧锻炼一会，或者走动走动，活动一下腿，再用右手臂，扭动扭动身子，再继续写下去。有时为了赶文章，竟然花了几天时间。剩下的两篇，他马不停蹄，奋力赶稿，终于在预定时间内完成题为《苦读发展史，继承老传统》和《一位海军转业干部的几点回忆》。

他年事已高，虚心学习的精神可佳。《如东日报》的“人物周刊”、“范堤潮”、“文化如东”、“如东回忆”、“书香如东”、“文艺”等专版，他坚持每期必看，并收集他最喜欢的文章。如汪益民的诗歌《妩媚》、《听三首吉他名曲》；孙同林的《秋风吹过孙庄》、《向麦子致敬》；袁泉的《如东的海》、《我是你的眼睛》；康海群的《用音符编织时代画卷》；陈皓的《他用奋斗书写青春》；顾光耀的《有桥，路才是通的》、《认识路》；缪文山的《美丽的桃花园》；潘晓星的《回听时代先声之后……》；本人的《滨城灯光》等，他都非常欣赏。有位作者在《如东日报》上发表了《笔墨情谊》一文，文中讲到作者几十年来辛勤耕耘，撰写的文稿垒起来有3米高，他深受感动。于是一日，他冒雨大雨，专车特去拜访作者本人，见证惊人之举。当他亲眼目睹该作者发表的6500多篇

文章的文稿时，大为惊叹：“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。”他懊悔自己与这位作者相识太晚。这位作者比他小10多岁，他虚心求教，详细询问写作经验，一一记在心中。他对这位作者说：“你的文章文字优美，开头引人入胜，正文丰满，结尾精彩……”此后的日子里，他与该作者频繁交流，互相修改稿件，有时合写美文。两位素不相识的人，因“文缘”，将两颗火热的心紧紧连在一起。他们决心，拿起不老之笔，在有生之年并肩作“战”，为人民、为社会谱写一篇又一篇新作。

歌唱家罗姝演唱的一首歌曲《人间第一情》，歌词中有句“辛勤的发人，事业总年轻。”任乃朋就是这样的人。

我被他的精神深深打动，在本文结束的时候，我献给他诗人金陵读《生命之光》有感中的两首诗：“壮志不己人未老，再研新墨写春秋！”



文明始于足下

友善源自点滴